

# 陣綫報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362878 M. C. (P) 3887

語錄

舊社會建築在地主和資本家壓迫全體工農的基礎上。我們應當毀壞這個社會，應該打倒這些壓迫者，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團結起來。

列寧

496 期 30-7-1972

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 12 版

附畫頁

20 分

## 行動黨是摧殘民族 語文教育的劊子手

最近，行動黨反動集團的偽文化部長，易潤堂在南洋大學李光前文物館的開幕典禮上大發謬論，瘋狂地叫囂什麼最近幾年來南洋大學的校政已經走上一條正確和穩定的道路了。易潤堂這樣叫喊，反而說明今天的南洋大學已經完全落在行動黨反動集團的手中了。所以在行動黨反動集團的殘暴和控制底下，廣大學生反對變質南洋大學的正義鬥爭被暫時鎮壓了下來，於是就出現了今天的所謂穩定了。

李光耀集團的頭目之一的易潤堂還叫喊什麼，南洋大學的校政在五、六年前是受到所謂親共份子的操縱和搗亂，所以，當時的秩序非常的混亂，幾乎可以說是三日一次騷動、五日一次罷課，使到整間南洋大學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整間大學陷入了無組織狀態。這是易潤堂在大放狗屁，過去幾年南洋大學的動亂不安和充滿白色恐怖氣氛，這一連串事件是誰製造出來的呢？相信歷史是最好的証人。

大家都知道，南洋大學是由馬來亞（包括星島）的廣大各階層人民出錢出力，流血流汗而建立起來的，在當時來講它的確是一間進步並且校政很穩定以及朝氣蓬勃的大學。

但是，在行動黨反動集團上台後，它們就千方百計地破壞南洋大學，企圖進而控制它，因此，行動黨反動集團就撕掉過去的所謂學術自由的假面具，利用其養的文棍

特務闖進南洋大學，大搞顛覆活動，後來更明目張膽地派出大批軍警和殘暴隊進駐南洋大學，進行前所未有的血腥大鎮壓，在這種法西斯殘暴的鎮壓下，許多進步的大學生被逮捕進監牢，有些被無理開除，許多有正義感的不當行動黨反動集團奴僕的校長、院長、教授等全部被開除或被驅逐出境。

後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行動黨反動集團的親信和它所養的文棍特務，以及一些民族敗類的所謂教授；同時它們還逐步地把南洋大學變為行動黨的附屬機構和特務機關。

行動黨反動集團爲了進一步摧殘民族語文教育，爲了推行其英帝主子的奴化教育政策，把一間由廣大人民自己創辦起來的華文大學變為行動黨反動集團的奴化教育中心，爲它們推行其英帝主子的反動教育政策鋪平道路，從這些無可辯駁的血淋淋事實，已經徹底暴露了法西斯行動黨集團摧殘民族語文教育和踐踏馬來亞人民的血汗結晶——南洋大學的罪惡行徑。

緊接着行動黨反動集團，強蠻霸佔南洋大學之後，它們爲了擴大

摧殘民族語文教育的範圍，因此，就把它們的法西斯魔爪逐步地伸進各中、小學校，同樣地在這些學校里把大批的進步學生逮捕或開除，把一些具有正義感而不聽從行動黨反動集團指揮的教師和校長開除出去。更加可恨的是，它們以卑鄙的手段，以所謂“不合循生”或“環境不合格”作爲藉口，橫蠻的封閉平儀中學和多間小學。

行動黨反動集團一方面摧殘民族語文教育，一方面却在高喊什麼“平等對待四大源流教育”的口號，企圖掩蓋其滔天的罪行，但是，它最終是逃不過歷史的懲罰的。

狡猾無恥的易潤堂又胡說什麼，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使南洋大學永遠擺脫外勢力的操縱，避免使南洋大學捲進政治鬥爭的漩渦里，而使它永遠成爲一間真正的學術研究中心。這又是在大說鬼話。

衆所周知，南洋大學本是一間風平浪靜的學術研究中心，但是行動黨反動集團，爲了控制和變質它，於是，就採取各種惡毒手段圍捕師生，強佔南洋大學，所以引起一片混亂，這都是行動黨反動集團一手製造出來的罪惡後果。從它們強蠻霸佔南洋大學之後，行動黨反動集團却把它的政治宣傳都帶進南洋大學，因此，使它成爲行動黨反

（轉入第十二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扎克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 一九七三年後星加坡的政治趨向

(接上期)

三門爭浪潮將逐漸發展和壯大行動黨傀儡集團的法西斯軍事獨裁統治，其目的是在於維護帝國主義及它們一小撮人的自私利益，然而，歷史的發展却不以反動派的願望為依歸。

威脅與恐嚇，決不能使具有政治覺悟與力求解放的英雄人民屈服。今天，失業與半失業的迅速加劇，低微的薪金，高昂的生活費，苛捐什稅，重重罰款，對個人自由的日益限制等等，已加深和加劇廣大人民群眾對行動黨的憤懣與反抗。即使在長頭髮與李光耀所謂的“享樂主義的社會”(李光耀實在是暗中鼓勵這種社會的成長)非參與政治的青年之間，也是存在一股反抗李光耀政權的暗流。

雖然，社陣和其他反帝群眾組織遭受殘酷摧殘，以及報刊遭受壓制，不刊登在重要問題上與李光耀政權持有異議的新聞，然而，一股憤懣的巨流，已在工人、漁民、農民、小販、德士司機、小商人以及其他受所謂“城市重建”和迫遷等影響的人民之間，逐漸滾滾向前，清晰可見、可聽、可覺。

反對法西斯統治者的一部份潮流，經已表現于更多反對黨的出現，以及在下屆大選中將出現某些反對黨議員。然而，大家應該知道，國會只是統治階級對人民進行政治欺騙的一個工具，充其量它也不過是一個進行有限度辯論的論壇而已。人民的真正鬥爭將不會在國會內出現，而只能在國會外進行。

當壓迫與剝削日益加劇，當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富人民的痛苦與困難日益加深時，這股反抗與鬥爭的巨流將逐漸發展與壯大，在未來的日子里必將爆發和泛濫。越法西斯的鎮壓，將引起越強烈的反抗。李光耀政權明白這股強烈的憤懣與反抗的巨流的存在，所以，它妄圖欺騙人民，把人民的鬥爭引進一條對它有利的途徑。因此，李光

耀與偽“職總”經常向工人花言巧語地說什麼在一個“剛強勇猛的社會”里需要有所謂“紀律”；它們鼓吹工人為所謂“國家需要”而努力工作；它們虛偽地宣稱要“重新檢討”反工人的法西斯法令和工人薪金制；它們甚至給予第十三個月薪金——花紅，和不斷允諾“今後更優厚的待遇”。

然而，它們經常耍弄兩面手法，警告人民要“同舟共濟，不可危害大家的安全”。它們設立所謂“國家薪金理事會”，以“指導”僱主如何壓制工資而不是提高工資！它們還利用殘暴車在街上巡邏，及在電視上播映警察和被徵抽的“國民服役人員”如何被訓練來鎮壓所謂“暴動”，向人民進行威脅和恐嚇。

但是，被壓迫人民的反抗和鬥爭，一定會發展、加劇和壯大。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要是這個反抗和鬥爭在星島現有條件下不能全面發展，它一定會出現其他的形式。人民的反抗運動將在一定時間內在地下迅速發展和壯大。這就是今後政治發展的必然趨向。

### 三星加坡日益被孤立

偽“星加坡共和國”是美英帝國主義分而治之政策的產物。長堤關稅和移民檢查，工作准証制度和馬星航空公司的分家等等，都是妄圖分化馬來亞人民和轉移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

狡黠的帝國主義者早就料算到星加坡這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小島嶼，一旦脫離馬來亞大陸，必然要更加依靠美英帝國主義的支撐和維持才能生存。儘管李光耀叫囂什麼工業化和經濟成長，然而，今天星加坡的殖民地經濟，却越來越依賴于商業和百貨市場貿易，服務和旅遊業——所有這一切，都是完完全全依賴不穩定的外國經濟勢力。

實際上，即使星加坡的所謂工業化，也是主要依賴原料和半製成品的入口。因此，一旦這些入口受

到任何阻礙，李光耀的“小小的經濟景氣”將會烟消云散。

當美英帝受到金融危機的不斷沖擊而經濟逐漸萎縮時，不管李光耀如何試圖通過城市重建和發展地皮來刺激經濟，它的“小小的經濟景氣”也不能維持得很久。

然而，更嚴重的經濟困難却從其他方向打擊星加坡。儘管反動派高談什麼“區域合作”，星加坡統治集團和吉隆坡——檳加達統治集團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却日益在加劇，而這些矛盾正被帝國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蓄意在整個區域內挑撥極端的沙文主義和種族主義而變得更加複雜化。

吉隆坡和檳加達政權之間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文化上和外交上的日益合作，甚至雙方對馬六甲海峽問題上的共同立場，在在都是要孤立星加坡。同時，長堤限制、關稅和固打制，切斷星加坡作為中國與偽“馬來西亞”之間貿易的中間人，“東、西馬來西亞”之間的貿易必須通過“馬來西亞”港口而不能通過星加坡的貿易新條例，在南柔佛州建立新港口和國際機場，以及增加印尼與西方國家的直接貿易等等，都是蓄意給星加坡製造困難和打擊星加坡的經濟。更糟的是擬議中的開鑿克拉運河，將給予星加坡更進一步的威脅。

在今天的客觀局勢下，星加坡被孤立是一個必然的政治趨向。這意味着星加坡將日益損失百貨市場貿易和中間人的生意，其結果將影響到整個星加坡的經濟，並使越來越多的星加坡人民失去工作。結果，李光耀政權將越來越依賴其美英帝國主義主子以及其他外國壟斷財團的支撐和維持，而這又將導致對工人更進一步的壓迫和剝削，迫使工人進行更加激烈的鬥爭以爭取全民族的解放。這又將使李光耀傀儡政權更加卑躬屈膝，以獲取其帝國主義主子的更加有力的支撐和維持！

(待續)



# 主子和奴才的醜惡表演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十二日廣播】澳大利亞總理麥克馬洪，最近到新加坡和吉隆坡進行訪問，他分別同李光耀和拉扎克舉行了秘密會談。

大家知道：澳大利亞政府，近二十多年來，賣力地為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侵略戰爭效勞，也積極地充當美帝國主義鎮壓我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幫兇。在英帝拼湊的所謂五國聯防中，澳大利亞政府扮演着重重要的角色。澳大利亞政府的反動政策，一貫遭到我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也引起澳大利亞人民日益廣泛的不滿。

英帝拼湊“五國聯防”的目的，是要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反動政府在軍事上更大力地協助它維持馬來亞的兩個傀儡政權，並且鎮壓我國人民和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武裝鬥爭。可是，英帝這個陰謀沒有得逞。不管是過去的“英國、馬來亞防務條約”、或者是現在的“五國聯防”，都挽救不了英帝殖民統治必然滅亡的命運。

馬來亞民族解放軍越戰越強，在武裝鬥爭勝利發展的鼓舞下，各族人民反對英聯邦殖民軍駐在我國國土的鬥爭日益高漲。北加里曼丹人民的武裝鬥爭也日益發展。拉扎克傀儡政權和李光耀傀儡政權的走狗面目更加暴露，它們在政治上更加孤立，它們內部狗咬狗的爭鬥更加劇烈。所有這一切，使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統治階級以及兩個傀儡集團從拼湊“五國聯防”時起，就開始進行了討價還價，最近一個時期，就顯得更加緊張了。

一向看着美英帝國主義的臉色行事的澳大利亞反動派，眼看美帝在印度支那碰得焦頭爛額，馬來亞、北加里曼丹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革命武裝鬥爭烈火又越燒越旺，內心就更加煩躁不安了。此外，澳大利亞的所謂聯邦選舉，在過幾個月將要舉行。澳大利亞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客們為了撈取選票，無恥地利用澳大利亞人民對澳大利亞反動政府充當美英帝國主義侵略走卒的不

滿情緒，在“五國聯防”問題上進行着爭吵。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執政黨和所謂反對黨的頭目，從今年以來，一個接一個的闖到新加坡和吉隆坡進行活動。它們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給兩個傀儡集團打氣，共同尋找擺脫困境的出路；一方面也為了撈取政治資本，去欺騙澳大利亞國內輿論。麥克馬洪此行，也是為了實現這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是有奶便是娘的賣國賊，沒有帝國主義的軍事和經濟援助，它們就連一天也混不下去。因此，它們奴顏婢膝地歡迎英帝用“五國聯防”來代替“英馬防務條約”，繼續把我國領土拱手送給英帝作為軍事基地。在麥克馬洪訪問期間，李光耀和拉扎克都無恥地重申了它們的奴才立場。

拉扎克集團為了掩蓋它們的賣國行徑，故意耍了一個花招。拉扎克和麥克馬洪舉行秘密會談的同時，指使他的偽外交部副秘書塞納爾



## 吉蘭丹農民的痛苦生活和英勇鬥爭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十二日廣播】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沒有土地和缺少土地的農民越來越多。據偽農業部一九六〇年的調查，沒有土地的農民，每年最少增加一萬五千人。這是過去的數字。近幾年來，由於

拉扎克集團加緊實行優待外國壟斷資本，發展官僚資本和維護封建剝削制度的政策，喪失土地的農民每年增加的數字就更大了。這種無地缺地的現象普遍存在於稻農、膠農、椰農及其他農民之間，而且一年比一年嚴重。

吉蘭丹是我國主要產稻區之一，這裡的稻農多數沒有土地或只有很小的一塊土地，據偽農業部一九六〇年調查材料，全國有四萬六千

朱隆，對澳大利亞記者說：如果澳大利亞撤走它駐在新加坡的那一營陸軍，拉扎克政權是不會焦急的。這顯然是拉扎克集團一種撒嬌的姿態，其目的有兩個：一個是，要澳大利亞反動派不但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給它更多援助，而且在政治上替它捧場；另一個是，企圖欺騙我國人民，擺脫它在政治上孤立的處境。麥克馬洪知道偽外交部的這個聲明不利於他的所謂競選活動，因此，十分惱火，他在當天會談後，立刻打電話責問拉扎克，要拉扎克發表聲明澄清。目的僅僅在於撒嬌的拉扎克，當然樂意這樣作。雙方經過秘密討價還價，又達成了一宗骯髒的交易。這就是，拉扎克集團發表了一個澄清聲明，表示傀儡政權一貫歡迎澳大利亞陸軍和空軍繼續駐紮在新加坡和馬來亞半島。而麥克馬洪則同意發表聯合公報（原先雙方都不打算發表聯合公報），說明澳大利亞支持拉扎克集團的反動政策。

麥克馬洪的罪惡活動和兩個傀儡集團的醜惡表演，再一次暴露了澳大利亞反動派敵視我國人民的本性，以及兩個傀儡集團的奴才面目

塊面積在一英畝以下的小農田，其中五份之一是在吉蘭丹。據反動報紙一九七〇年七月報導：吉蘭丹稻農將近一半沒有土地，百分之二十九擁有一到二英畝，百分之三十擁有二到三英畝，但有人統計，擁有土地兩英畝以下的稻農佔百分之三十八。在格姆布水利計劃區，多數農民自己沒有水田，而在擁有土地的農民中，百分之九十四，每人不

（轉入第四版）



# 吡叻農民佔據土地的運動 越來越廣泛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十九日廣播〕霹靂是全國礦場和膠園最多的州之一，絕大部份土地已經給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和買辦官僚資本家霸佔了。英帝和其他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大礦場，佔了霹靂州大片土地，地契期限長達九十年。它們的地是這麼多，甚至可以在接受礦山使用費的條件下，把部份土地出租給買辦資本家經營。它們的樹膠園佔用了州內最肥沃的土地。州偽政權藉口該州已經沒有多餘的土地，頑固地拒絕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傀儡官員說：“在霹靂獲得土地的希望極小，無地農民要獲得土地，得移殖到別的州去。”一句話，就把向農民提供土地的責任推掉了。

安順甘榜須涯格威的農民，大部份自己無地，不得不替別人割膠或租地種田。一九六四年，他們向偽政權申請在昔拉芒宜的土地三百英畝；一九六八年，偽政權讓他們

（接第三版）  
到五英畝，其中一半以上在三英畝以下，有些人甚至不到一英畝。

稻農為了生活，被迫向地主租地耕種，不少人成為地主的僱工。地主的剝削十分殘酷，在吉蘭丹分成制是比較普遍的地租形式，實物地租一般佔收成的一半以上，如果種子、肥料由地主供應，那麼，地租就佔收成的三份之二。在格姆布和勒馬爾水利計劃地區，農民都拿一半的收成來交地租。拉扎克集團強制推行種雙季稻以後，地主都提高地租，有些地主故意把土地收回，迫使農民替他們當僱工。在種雙季稻的地區，地租提高了三倍，有些地主還要佃農提前三年到五年繳清地租，不管收成好壞，既不許拖欠又不能減少。這種野蠻的地租剝削，把農民壓得喘不過氣來。

許多稻農窮的連耕田的用具也沒有，他們為了購買這些用具，不得不以高達百份之六十到百份之一的利息向地主或高利貸者貸款。

因為貧窮，買不起肥料，稻子產量不高，一般地說，每英畝一季只產二百五十千冬，扣除地租後，

他們到衙門去填表抽籤，裝出好像要把土地分給他們的樣子。可是辦完這手續後，便完全沒有消息了。農民多次派人到安順偽土地局去詢問，傀儡官員的回答是：還沒有在有關地段上豎立地界碑石，也還沒有收到偽測量局的圖紙，因此不能處理。就這樣不了了之。

下霹靂縣長曾經有件事地在報紙上公布：要在甘榜賈拉達附近，分配一千英畝土地給兩百個農民種油棕，有一個給偽政權寫過幾十份土地申請書的農民，看後就在報上指責傀儡官員發表這個聲明，是旨在進行廉價宣傳。他說：很多人，特別是那些為了在直落勿羅、不丹美連富、須涯班那、須涯馬尼拉所剩無幾，生活很是困難。所以，許多農民被迫向高利貸者或地主借債，由於沒能力還債，田地就被地主或高利貸者奪去了。據資產階級專家調查，吉蘭丹的稻田每年有百份之四十二落入地主之手，或被地主收回轉租。

拉扎克集團為了掠奪稻農，在格姆布推行所謂水利建設工程。吉蘭丹的農民把拉扎克集團這個損人利己的計劃叫做“人造災難”。據今年四月一家反動雜誌透露：由於拉扎克集團在這裡修建水渠，不少良田被掠奪或被毀壞了。有些貧苦農民喪失了將近半數的稻田，水渠堤岸，阻塞流水，使許多地區從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二月，被水淹沒四個月，這是過去，即使在雨季所不會有的。許多膠園、菓園、甚至稻田本身因而幾乎完全被毀。此外，拉扎克集團的苛捐什稅以及在收購穀子時的種種欺騙、敲榨和掠奪的手段，就從農民身上剝削了一大筆錢。

吉蘭丹農民為了反抗拉扎克集

、龍古等土地計劃獲得土地而提出申請的人，多年前，已經被傀儡官員審查過了，可是到現在為止，這些計劃沒有一個被執行，他們也沒有一個人得到土地。這個農民最後說：與其裝模作樣地宣布一個又一個新計劃，不如加速實行上面所說那些舊計劃。因為不斷發表要分配土地的聲明，只會使得人們，特別是那些被審查過的農民感到厭惡而已。

為了緩和那些只擁有臨時執照的農民日益強烈的不滿，偽州務大臣甘馬努丁，今年三月說：偽政權已經停止發出土地臨時執照，這是為了使農民擁有永久性的土地所有權。而臨時執照持有者，要求把他們的臨時使用權改為永久所有權的申請書，正在由偽土地局加以處理。一個曾經受騙的農民馬上寫信給報紙揭穿它的謊言，他說：安順美羅公路六條石的農民，十九年前就要求把他們的臨時執照改為永久地契，而且，他們已經繳納了按權金，但是，到現在還沒有得到答覆。

（轉入第五版）

團的壓迫和剝削，開展了奪地的鬥爭，他們不顧拉扎克集團威脅和鎮壓，佔據了所謂政府的土地和森林保留地。據報導：到一九六九年，農民已奪取了兩萬兩千多英畝森林保留地。偽政權的官員哀嘆情況嚴重，特別是在丹那美拉和吉蘭丹，泰國邊境的格馬方地區，據了解，這兩個地區的農民有百份之七十五已經佔據這些土地達五年之久。農民奪地鬥爭的聲勢越來越大，傀儡官員招認：到一九七一年五月，全州六個縣，已經有四萬七千七百五十八英畝土地，被所謂非法開墾。其中烏魯吉蘭丹有兩萬多英畝，丹那美拉一萬五千英畝，巴西馬士七千英畝，巴督、馬章、巴西不爹各一千多英畝。目前，這一鬥爭正在深入發展，農民正在加強武裝自衛的組織，保衛自己的土地和家園。



# 從“廉潔”想到“咖啡錢”

。平 刀。

最近，李光耀傀儡政權從數萬名警察當中，找到了一個“廉潔的典範”，於是大肆渲染，企圖以此掩蓋傀儡政權貪污舞弊的臭名，轉移人們的視線。

有人形容古代的“衙門八字開，無錢不用來。”但此時此地的“政府部門”不也一樣是“無錢不用來”嗎？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的官老爺比過去的官吏更狡猾、更有手段，“吃”錢却絕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都會知道，  
（接第四版）

他試問傀儡當局，到底這種處理申請書的工作，還要進行多久？

霹靂州偽政權一方面耍盡花招，拒絕把土地撥給農民；另一方面，却動輒把幾萬英畝的土地贈送給國內外大資本家，種甘蔗、樹膠、油棕等作物。另外，還用各種“土地開發計劃”的名義，把大量土地送給馬來官僚資本家。拉扎克集團的虛偽行為表明，所謂霹靂已經沒有土地可以撥給農民，是一個彌天大謊。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沒有土地農民就不能維持生活，為了使自己一家數口免於餓死，許多農民不願傀儡政權的禁令，直接到森林開芭種地去了。在和豐、瓜拉江沙、吉釐、拉律、馬丹、實南馬、巴東巴歷、下霹靂，各地區都有所謂非法開墾區。其中歷史比較長久的是在牙弄、玲瓏、峇株古樓、拉布古邦等地方。據報導：幾百戶農民在和豐、牙弄森林裏開墾了四千英畝，種下木薯，每年收成八十萬担。每戶農民根據自己的勞動力，開墾土地三英畝到十英畝不等，多年來，他們就依靠自己親手開墾的這些土地來維持生活。

最近期間，拉扎克集團由於在霹靂和北馬其它各州，接連遭到民族解放軍的打擊，便遷怒於和豐和其他地區的鄉村群眾，對他們進行瘋狂鎮壓。

講求官老爺幫忙（儘管這些工作本來就是他們的職務），“咖啡錢”是不可少的，而且已經成爲一種常規。否則，不管你怎樣認真地按照手續辦事，也要惹得一身麻煩的。

不過，給“咖啡錢”也要講究方法，如果太過露眼，官老爺不但敢吃，有時甚至會反過來咬你一口，控你有意“賄賂官員”。

究竟是人民企圖“賄賂官員”  
牙弄墾植區的農民也跟着遭殃。敵人在這裡宣布實行二十四小時戒嚴令，毀壞農民的住屋和作物，把他們從這些地區趕走，使他們傾家蕩產，流離失所。

農民佔據所謂政府土地的運動，在霹靂州越來越廣泛。霹靂蘇丹的大兒子驚呼：“州內非法開墾土地的事件層出不窮，這種疾病已蔓延到安順的幾個區。”他兇相畢露地叫嚷：“要採取嚴厲行動，來對付這些農民。”傀儡官員也被農民群眾的果敢行動嚇破了胆，他們向記者說：“下霹靂的甘榜居民非法開墾土地，建立了新政府，有自己的稅收官、量地官和處理土地申請書的土地官”等等。對農民這種正義行動感到最慌張的，就是代表地方上惡勢力的巫統支部的頭頭。例如：日來、峇株古樓巫統支部和巴西班讓巫統支部以及其他地方的支部的頭目們，相繼向拉扎克集團出謀劃策，要它們用最殘酷無情的手段，來對付所謂非法開墾者。這又一次証明，巫統是代表馬來官僚資本家和地主利益的政黨；是廣大馬來農民群眾的公敵。只要農民的土地要求得不到滿足，他們就一定不願傀儡政權的禁令，繼續行使開芭種地，生產自救的權利。拉扎克集團的威脅和鎮壓，決嚇不倒他們！

呢？還是官員千方百計地找錢吃？不久前發生在我身上的兩件事，使我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兩個月前的某一天，一個朋友到我家聊天，他回去時，因為我家離車站很遠，必須走一條很長的黃泥小路，於是我用摩哆單車“隆幫”他去搭車。不料未出路口，就被兩個躲在大樹旁的交警截住，並且抄了我們的居民証，理由是：禮申未 pass “隆幫”人；而被“隆幫”者又沒有戴鋼盔，這些都是事實，我只有大嘆倒霉了。

沒想到三天之後，這兩個交警竟然找上門來，自動說要“幫我的忙”。從他們的談話中，我馬上明白他們的來意，便直截了當地問他們需要多少錢，其中一個開口一百塊，後來討價還價，以六十元“成交”。他們收了我的錢後，便把當天的記錄在我的面前燒燬，說“你的案消了。”

花了六十塊錢，就輕易地把案給消了，但我一點也不覺得高興。當然，兩條不算小的案件，被送上法庭，罰款最低也要幾百塊的，此外還要有很多麻煩；而我正是在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接受他們的“幫忙”的，但對於他們此種卑鄙的敲榨手段未免感到噁心。

真所謂“禍不單行”，這個案子剛剛消了，又一個大禍臨頭。

不久前，我們修建屋子，由於預算錯誤，買了過多的木料，因此就把本來狹窄的廚房擴大了一些，可是不到兩個星期麻煩就來了。那是據說有人告密，“地牛”就來觀察，發現我們的廚房擴大了，他說這是“非法擴建”，於是常常來威脅、恐嚇。後來還是我父親“走內綫”，花了數百元的“咖啡錢”，才把事情解決了。事後，該“地牛”還教我們應把擴建的廚房的木板用黑油塗黑，以新混舊，來避過其他“地牛”的眼光。

（轉入第十一版）



列寧著作選讀

# 共產主義運動中的 “左派”幼稚病

— 列 寧 —

(接上期)

這些事實同其他千百件事實一樣，也最清楚不過地證明，正好是無產階級群眾、“下層”群眾、落後群眾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組織起來的願望日益迫切。當英、法、德各國的幾百萬工人擺脫完全無組織的狀態，第一次進入初步的、低級的、最簡單的、最容易接受的（對那些還浸透了資產階級民主偏見的人說來）組織形式即工會的時候，那班雖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產黨人却袖手旁觀，空喊“群眾”，“群眾”！並且拒絕在工會內部進行工作！！借口工會的“反動性”而拒絕去工作！！臆想出一種新的、純潔的以及沒有沾染資產階級民主偏見、行會習氣和狹隘行業觀念的“工人聯合會”！！說什麼這種聯合會將成爲（將成爲！）廣大的工人聯合會！！說什麼只要（只要！）“承認蘇維埃制度和專政”（見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這個聯合會！！

很難想像誰還會做出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對革命更有危害的事來！即使現時在俄國，在我們打敗本國資產階級和協約國資產階級，取得空前勝利已經兩年半的今天，如果我們提出“承認專政”作爲加入工會的條件，那我們也是做蠢事，破壞自己對群眾的影響，幫助孟什維克。因爲共產黨人的全部任務，就是要善于說服落後份子，善于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同他們隔離開來。

毫無疑義，龔帕斯、韓德遜、茹奧、列金之流的先生們是非常感謝這樣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爲他們像德國的“原則上的”反對派（上帝保佑我們擺脫這麼一種“原則性”吧！）或美國的“世界產

業工人協會”<sup>14</sup>的某些革命者一樣，鼓吹退出反動工會，拒絕在那里進行工作。毫無疑義，機會主義的“領袖”先生們一定會使用各種資產階級的外交手腕，依靠資產階級政府、教士、警察和法庭來阻止共產黨人進入工會，千方百計地把他們排擠出去，使他們極不便于在工會內部進行工作，並且對他們進行侮辱、攻擊和迫害。我們應當善于對付這一切，不怕任何犧牲，必要時甚至可以採取一切機智靈活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法，保持緘默，隱瞞真情，只求打入工會，留在工會里，無論如何也要在那里進行共產主義工作。1905年以前，我們在沙皇制度下，不會有任何“合法機會”，但是當暗探祖巴托夫召開黑幫工人會議，組織黑幫工人團體企圖捕獲革命者，同革命者進行鬥爭時，我們却派遣了我們的黨員到這種會議上和團體中去（我個人還記得當時其中有一個是彼得堡的杰出的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時被沙皇的將軍殺害），他們在那里同群眾建立了聯系，巧妙地進行鼓動，把工人從祖巴托夫份子<sup>(7)</sup>的影響下拉出來。當然，在西歐，由於合法偏見、憲政偏見和資產階級民主偏見特別根深蒂固，進行這種工作是比較困難的。但是這種工作是能夠進行而且必須進行的，並且還要系統地去進行。

我個人認爲，對於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黨，以及對於荷蘭共產黨的某些黨員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間接地、公開或隱蔽地、全部或部份地支持，那是一樣）這種錯誤政策的行動路線，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應當直截了當地加以譴責，並且建議下屆共產國際代表大會也要予以譴責（詳細說明這種不參加反動工會的政黨是不明智的，是對無產階

級革命事業有極大害處的）第三國際應當同第二國際的策略決裂，對於難以解決的迫切問題不應迴避、掩蓋，而要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我們既然把全部真理公開地告訴了“獨立黨人”（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我們也應當把全部真理公開地告訴“左派”共產黨人。

(待續)

註釋

(7)龔帕斯、韓德遜、茹奧、列金之流，無非都是祖巴托夫份子，他們和我國的祖巴托夫所不同的，只是穿着歐洲的服裝，具有歐洲的風度，在實行自己的無恥政策時採用一些文明、細軟和民主的粉飾手段。

× × × ×

14 “世界產業工人協會”（《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是美國的工人組織，成立於1905年。該組織的活動帶有顯著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特點，如不承認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否認黨的領導作用，否認通過武裝起義推翻資本主義的必要性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拒絕在美國勞工聯合會所屬的工會中進行工作。“世界產業工人協會”後來變成一個對工人不起任何作用的宗派主義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集團。





(30)  
1972

# 暴露文學以外

牛 刀

(一)

家狗和野狗的可惡，在伯仲之間。  
然家狗的可惡更在野狗之上，比較如下：  
家狗頸下明明掛着那家那主的

牌子，却故意彎着脖子遮住，以便行兇那有詞可道。而野狗呢，非是爭食時絕不敢猶豫。但一有可乘之機，也和家狗一樣，頓時毫不保留地露出其本色：

非共民主社會主義的狼性！

(二)

現在，有人視“大才”可用，於是忙於“鼓吹繁榮”的“無聞的狗”更是仰天大嘯：

“你不看×片，要看什麼？你不聽‘媽的吉他’，要聽什麼？你不說Yes-No，要說什麼？你不做好‘公民’，要做什麼？”

看！有這麼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是，你們這些在非共民主制度的那翼下逍遙自在的“公民”們，難道還不知是麼？那該死的暴露文學，不過是“有聞的人”茶餘飯後的產品。像猴子騎羊那樣有趣的“國民總生產率”，目的就在製造多幾個“勿視勿聽勿言勿動”的呆鳥，並且從任何一個角度，任誰也看不出這是“把戲”！

把戲，且住吧！

“無聞的狗”的眼珠，早已看花了繁華世界的景象。呆鳥呀！你們懂得嗎？

非共民主社會主義的奴性！

(三)

狼性與奴性的橫溢才氣，正好証明了一句老話：“在官可玩”！玩於口舌之間、玩於股掌之上

但，我民豈可欺！

難道硬要把黑暗說成“光明”，把獨裁說成是“民主”，才銜合乎你們的“改進”尺度？

軍事的進攻和政治的欺騙在文學上的反映，是不是僅只有暴露呢？絕不是的，這比如在暴露文學以外，誰敢說所謂“家花不合鳥語”？誰又敢說野花不芬芳？難道是只准官家的放火，就不允許我們的人民也來放火嗎？

(四)

在理論上是李光耀的，而在實踐上也是李光耀的，任何一個“平庸之輩”也瞧得出，上下之間實在“庇萌”得緊哩！

因越是“庇萌”，竟越顯得“光明”，再也不必豎起大尾巴，讓人看見那紅色的屁股，誰也會感到官儀十足了。

也因為越是“庇萌”，所以才越要顯出那“戀人”們的忠義，那狼性與奴性的結合，又使“有聞的人”和“無聞的狗”有什麼相異呢？

(五)

在暴露文學以外，再對上民間傳說一則。

傳說也者，自然不入文學之林，尤其是“歌頌文學”之林。但也因為其不成為文學，而列在“之外”，料不會有驚動到“應批判”的地步了。

這傳說是：

有人道：“我有兩個乾兒子，你有兩個乾兒子，他呢，也有兩個乾兒子。兩個乾兒子一個姓李、一個姓吳，向你賺了十萬八萬吧，夠兩個乾兒子花嗎？”

(六)

誰會來答覆這個問題，“每月雜文”。

(七)

不了，大選前夕，早已不用的語言更要摒棄不用，還管它什麼“偉大”或“渺小”哩？

現在，乃至將來，最重要的，還是要搶住那個“胡姬”——

喲！那個外國女人  
有那個英國的狡黠  
有那個美國的強暴  
有那個喲

那個東洋鬼子的奸詐……

“胡姬”——那可愛的外國女人！

——“戀人”歌

晨

忠

膠林小徑鉄馬響，  
拔杯小孩，  
割膠工人，  
男男女女，  
老老小小，  
摸黑奔趕膠園……  
晨……  
園主屋子的燈未亮。

烏云壓來，  
天地昏黑，  
風在吼叫，  
搶收膠汁，  
十萬火急……  
晨……  
園主厚被加暖。

狂風夾着暴雨，  
吹打得一身冷濕，  
膠汁沖去大半……  
晨……  
園主擁大綿衣享用早餐。

鐵天的祖國，  
一陣晨雨，  
更教膠工愁加恨，  
狼心狗肺的園主慌找腰擦！



# 憤怒的菜市

馬紅

早上的太陽溫暖的照耀着大地、照耀着每一個勞動者；早上的菜市人來人往，熙熙攘攘，非常熱鬧。賣菜的小販嘩啦啦地在招徠生意，買菜的主婦選東挑西，討價還價，熱鬧一片。……

這是座落在一處貧民區的菜市。小販兄弟在這裡擺賣已經有好多年的時光了；他們靠這裡吃飯，也靠這裡生存。

最近“部長”說要“美化”市容，迎接洋老板來這裡觀光，小販不得繼續在這裡擺賣，以免“破壞”市容，讓洋老板看了心不爽。這消息像晴天霹靂，直沖擊到小販兄弟的心坎上。使他們感到徬徨恐慌。

小販兄弟們有的在這裡擺賣了整二十年，少說的也有七、八年，叫他們到那裡去呢？“部長”什麼都不理，只是把他們登記了事。

隨着登記而來的是“褐衣”漢，天天到來，搶的搶，抄的抄，每次到來都是滿滿一囑厘的“勝利品”，在“人民公僕”的保護下，囑厘載着“勝利品；噴噴黑烟，呼嘯地走了……。

從此悲痛的日子不斷的降臨在小販兄弟的身上，使本來已愁苦的生活，更添上了一重災難。他們不但貨物被搶走，還得被迫上法庭去“認罪”罰款。

“這成什麼世界？”

“他媽的！一批強盜！”

年青的小販兄弟憤恨得咬牙切齒，每次在比較閒空時，他們都在互相訴說着。

“唉，這叫做豺狼當道，百姓遭殃呵！”

“照此看來，我們的生活更不容易過了！”

年老的叔伯唉聲歎氣，好像感到世界末日快到了似的。

“像他們這樣天天捉，日日抄‘三萬’，那我們還能過日子嗎？真的是殺人不眨眼！”

“這批吸血鬼，我們得想辦法對付他！”

“對，得想辦法對付！”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在討論着對付“褐衣”漢的辦法。最後他們想出了一個發出“警報”逃避“褐衣”漢到來的訊號。這雖不是一個積極的，徹底的辦法，總算是個權宜之計。他們就靠這個方法，向生活挑戰。……

這一天早上，他們正在全神貫注的在做買賣時，忽然從街角傳來了一陣警報：“地牛來了！地牛來了！”小販兄弟們一陣騷動，大家忙亂的收拾担架。唉，又不知有多少個苦難兄弟遭殃了！

正在慌亂的時候，一個宏亮的、堅決的聲音傳到大家的心坎上：

“兄弟們！來不及跑了，我們大家跟他拼了！”

這個聲音像火山爆發，它，代表了苦難兄弟多年來的心聲，長久以來他們被壓迫得喘不過氣。逃、跑，可是總不能避過災難。躲躲閃閃不是辦法！一呼百應，大家都磨拳擦掌，等待戰鬥！看一看喊出這一句正義呼聲的人，却是一位賣“肉粽”的老年人，手裡握着他那條挑彎了的扁担，怒氣沖沖的等待“強盜”的到來。

“對！大膽大伯，大家不必跑，我們跟他拼了！”

“好呀，我們給它們欺壓夠了，這次大家給它們一點顏色看看，告訴它們：老百姓不是好欺壓的。”

小販們都停止了奔跑，他們有的手握秤桿，有的握秤錘，拿着扁担，迎向到來的敵人。這是一個燃燒着的菜市！

“你……你們這是……幹什麼？”一個“地牛”顫抖着，巴巴結結的問那些向他們圍過來的小販，很多市民也加入了小販們的隊伍。

“你……你們……想謀殺呀！”另一個“地牛”鉄青着臉，畏縮的躲在穿制服的“保護者”的後面。只見“保護者”發抖的拔出手槍，裝作鎮定的嘶喊：

“你們……不要亂來呀，要不然我……開槍的……。”

“你敢開槍我們宰了你！”一個堅決的聲音從人群中發出。

“對，宰了這班胡作非為的傢伙！”

“打死這班強盜！”

憤怒的聲音響徹整個菜市，被壓迫人民的怒火越來越高昂。

“大佬……我們……只不過是執行命令，……我們……只是受薪的……不關我們的……事。”

“是呀……你們……要怎樣……儘管說……只要不弄……出人命……。”只見他們幾個縮成一團，發抖着。

“把搶去的東西全部繳下車來，那是我們的血汗！”

“你們的狗命我們不要，我們的血汗你們却不能搶！”

“你……們自己……去繳吧，我們……不干涉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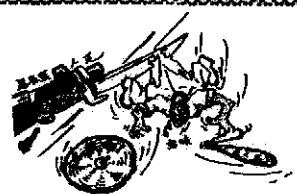
“量你也不敢，兄弟們，上車繳回我們的貨物！”

小販們一窩蜂的攀上了囑厘，將已經被搶去的貨物奪了回來。

“地牛”一伙人看到可以脫身了，就畏畏縮縮的扶着尾巴逃跑了。

小販兄弟們獲得一次巨大的勝利；然而，更大的暴風雨也快要來臨了！

七一年目睹、七二年重修







# 吉打和玻璃市的稻農 的悲慘遭遇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十九日廣播〕吉打和玻璃市（特別是吉打）向來有“馬來亞穀倉”之稱，但是，這裡稻農却終年吃不飽，這是英帝及傀儡的殖民統治的惡果。

據英帝的官員估計：北馬的稻田有三分之二為兩千個地主所有。據一九六八年一家反動雜誌的材料，在吉打百份之六十以上的土地為一小撮地主所有。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反動報紙報導：姆達河“水利計劃”區的五萬戶農民中，有百份之四十二完全沒有土地、百份之十四缺少土地，必須同時向地主租地耕種。旺末河曼運河沿岸的農民，百份之九十租種地主的土地。那些擁有土地的農民，多數面積很小，全部加起來只佔這個“水利計劃”地區稻田總面積的四份之一，也就是五萬英畝左右。在“水利計劃”區以外的華玲、巴東勿拉、瓜拉姆達、居林、萬拉峇魯及其附近地區，百份之八十的農民完全沒有土地。

地主出租土地，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過去，在吉打和玻璃市比較流行的是實物地租。近年來，貨幣地租越來越普遍，而且其殘酷的程度超過了實物地租。

拉扎克集團在姆達河搞“水利計劃”以來，地主抬高地價，增加地租，對農民的掠奪空前野蠻。農民在收成之前就必須先交地租，即使顆粒無收也分文不減。這種貨幣地租一般地比實物地租高四份之一到三份之一。過去在吉打，貨幣地租只佔各種形式地租總數的百份之十六。在玻璃市只佔百份之一。一九六六年，貨幣地租就已經佔這兩個州各種地租總數的一半以上。“姆達河水利計劃”宣布後，地主為了謀取暴利，故意抬高地價，貨幣地租也普遍提高。在種雙季稻的地區，地租都比過去增加。在默爾格地區，每畝地的地租，從七十元增加到一百四十元。在姆達河水利灌溉範圍內的古邦索，每畝地的地租，一個季度就提高到一百二十元。在這裡，出租的稻田有五千萬

戶租種五畝地的稻農一年的收支情況如下：收入：第一季二千四百千冬，按官價一千冬五角錢計算，值一千二百元，實際上，當時穀價不到五角錢；第二季一千六百千冬，等於八百元，兩季合共兩千元。費用：第一季地租五百千冬，按吉打州偽政權稻農法令規定：一季地每畝一百千冬計算，共二百五十元，第二季一百六十七千冬，八十三元五角。一年地租三百三十三元五角，實際上，地主徵收的地租超過此數。五畝地一年地租，在五百元到七百五十元之間，翻耕，第一季七十五元，第二季八十五元，一年一百六十元；肥料，第一季七十一元，第二季七十一元，一年一百四十二元；插秧，第一季六十元，第二季七十五元，一年一百三十五元；鋤草，兩季共六十元；收割第一季七十五元，第二季六十元，一年一百三十五元；打穀，第一季七十五元，第二季五十元，一年一百二十五元；運穀，兩季共一百二十五元；宗教捐，第一季一百二十元，第二季八十元，一年二百元；全年食用穀子二百元；全部費用總共一千六百一十五元五角，收支相抵，一年收入三百八十四元五角，每月平均三十二元。

，但登記租佃執業的只有四十五塊田地。黑市地租盛行，有些地主收雙倍地租，有的把地租提高到每英畝五百元。貨幣地租不但提高，地主還要農民提前三年繳清幾季的地租，如果農民沒法繳租，地主就把土地收回，許多佃農就這樣變成僱農。

此外，地主往往又是農村地區巫統的頭頭，這些傢伙不願降低地租，把土地租給農民，而是把土地租給能夠一次付清高利地租的高利貸者。在吉打有一個地區的全部土地掌握在三個高利貸者之手，而那里的五百戶農民則連一寸土地也沒有。

廣大農民被迫向地主和高利貸者借債，利息很高。姆達河地區的農民，十個有七、八個靠借債度日，利息通常高達百份之一到百份之二百。四年前，有人統計：吉打和玻璃市的稻農百份之七十負債，現在這個百份比就更高了。

除了地租和高利貸剝削之外，農民還要遭受拉扎克政權各種捐稅的盤剝，例如水利稅，現在每英畝抽六元，傀儡官員說，將來要增加到十五元。光是姆達河“水利計劃”地區，傀儡政權每年所收的水利稅，大約五百萬元。

地租、高利貸及各種捐稅的剝削，使農民的收入越來越少，生活日益貧困。姆達河“水利計劃”以及雙季稻制度的實行，加速了農村兩極分化的構成。農民指出，姆達河“水利計劃”，是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計劃。種雙季稻僅僅增加了地主的財富。連反動政客馬哈迪也不得不招認，種雙季稻不是對農民而是對地主有利。

拉扎克集團為了壓迫稻農，在吉打和其他各州建立了由地主和富農控制的“稻農協會”。據吉打偽稻農協會去年二月的調查材料，一

戶租種五畝地的稻農一年的收支情況如下：收入：第一季二千四百千冬，按官價一千冬五角錢計算，值一千二百元，實際上，當時穀價不到五角錢；第二季一千六百千冬，等於八百元，兩季合共兩千元。費用：第一季地租五百千冬，按吉打州偽政權稻農法令規定：一季地每畝一百千冬計算，共二百五十元，第二季一百六十七千冬，八十三元五角。一年地租三百三十三元五角，實際上，地主徵收的地租超過此數。五畝地一年地租，在五百元到七百五十元之間，翻耕，第一季七十五元，第二季八十五元，一年一百六十元；肥料，第一季七十一元，第二季七十一元，一年一百四十二元；插秧，第一季六十元，第二季七十五元，一年一百三十五元；鋤草，兩季共六十元；收割第一季七十五元，第二季六十元，一年一百三十五元；打穀，第一季七十五元，第二季五十元，一年一百二十五元；運穀，兩季共一百二十五元；宗教捐，第一季一百二十元，第二季八十元，一年二百元；全年食用穀子二百元；全部費用總共一千六百一十五元五角，收支相抵，一年收入三百八十四元五角，每月平均三十二元。

姆達河水利灌溉區有一個貧農租地主兩英畝地，每年每英畝地租八十元，扣除地租後，每年收入不到兩百元，平均每月十多元。他有六個孩子，他問，這點錢怎樣過日子？至於那些一無所有，全靠打短工維持生活的人，就更加困難了，他們每天工資只有一元。

四年前，吉打的農民就曾經嚴厲質問傀儡政權，許多地主每人有三十到四十畝地，“水利計劃”一開始，他們就收回全部土地，迫佃農當僱農，或把土地租給還得起高利地租的人，我們無地的農民去那裡找吃。如果種雙季稻僅僅為了養肥地主，我們幹嗎要拼命勞動？



老撾愛國戰綫中央發表聲明

# 強烈譴責美帝破壞日內瓦協議

據巴特寮通訊社報導，老撾愛國戰綫中央委員會七月二十日就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議簽訂十週年（七月二十三日）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帝國主義系統地破壞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議的罪行。

聲明指出，十年來的事實表明，美帝國主義“嚴重地踐踏和破壞了老撾的和平、獨立、主權、中立和領土完整，破壞了一九六二年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議，使老撾以及印度支那和東南亞的局勢更加緊張。美帝國主義是老撾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最危險和兇惡的敵人。”

聲明譴責美帝國主義發動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政變，推翻民族團結政府后，把越來越多的美國軍事顧問和武器運進老撾，向老撾解放區發動大規模進攻，使老撾的局勢日益變得十分嚴重。

聲明指出，近幾年來，美帝國主義根據“尼克松主義”推行侵略戰爭“老撾化”計劃，加緊對老撾進行侵略戰爭升級，並把它強化到在美國侵略老撾歷史上空前嚴重的程度。美帝出動了駐在泰國、越南南方、關島的美國基地和美國第七艦隊上的包括B-52型戰略飛機在內的各種飛機，日夜對解放區進行狂轟濫炸。

聲明說：“尼克松集團在發動這一極其殘暴的空中戰爭的同時，還竭力鞏固和擴大老撾傀儡軍隊，使這支軍隊的總數增加到約六萬人，並把數萬名泰國戰鬥部隊和西貢僱軍派到老撾參戰，接連對從北到南的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蠶食進攻，到處推行殺光、燒光、毀光的‘三光’政策。使用武力強迫數以萬計的人民進入它們稱之為‘避難區’的集中營，使這些人民過着極其痛苦的生活。美帝為了掩蓋它的上述軍事活動，掩蓋美國破壞一九六二年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議及其對老撾進行的干涉和侵略，還竭力鞏固萬象政權，維持雙方聯合政府的形式，欺騙國內外輿論，並且利用這個政權污蔑老撾愛國戰綫和越南民主共和國。”

聲明說：老撾各愛國力量和人民為了維護自己神聖的基本民族權利，堅決進行鬥爭，接連和驟步地破壞了美國的一切侵略戰爭升級陰謀。“敵人向解放區發動的一切大小蠶食進攻都被打敗，大批敵軍被殲滅，大量武器和戰爭物資被繳獲和擊毀，使敵人越來越深的陷入窘困和一籌莫展的境地。

“擁有老撾三份之二的土地，從北到南連成一片的老撾革命堅強根據地——解放區，不僅得到了保衛，而且還在各方面得到了建設和鞏固，並且日益擴大。”

聲明說：“老撾愛國戰綫在反對美國的侵略陰謀的堅決鬥爭中，任何時候都表明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誠意。老撾問題，是美國干涉、

侵略和破壞一九六二年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議的問題。要想解決老撾問題，美國就必須停止對老撾的干涉和侵略，必須尊重一九六二年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議，首先必須完全和無條件地停止對老撾領土的轟炸，老撾的內部事務由老撾人在老撾愛國戰綫提出的符合一九六二年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協議基本原則的五點政治解決辦法，和符合老撾目前實際情況的基礎上自己解決。而富瑪親王必須擺脫美國和老撾極右反動派的壓力，接受老撾愛國戰綫關於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和平合理的建議，以便盡早地結束美國的侵略戰爭，恢復老撾的和平與民族和睦。”

聲明最後說，有全國人民的團結和鬥爭決心，有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戰鬥團結，有世界各國人民的支援，老撾人民的抗美救國戰爭必將贏得最後的勝利。

## 越南解陣與南方革命政府聯合聲明

據越南南方解放通訊社報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中央委員會和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七月十八日就一九五四年關於越南問題的日內瓦協議簽訂十八週年發表聲明，聲明摘要如下：

自從一九五四年關於越南問題的日內瓦協議得以簽訂，確認越南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以來，美帝國主義不斷地、有系統地破壞這一協議，以便把越南南方變成美國的新型殖民地和軍事基地，長期分隔越南。它在“特種戰爭”中遭到了失敗以后，用五十多萬美國遠征軍進行“局部戰爭”，侵略越南南方，同時用空軍和海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破壞性戰爭，強化對老撾和柬埔寨的侵略戰爭。粗暴地踐踏了印度支那三國人民的各項基本民族權利，嚴重地破壞了這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美帝國主義以為用炸彈就可以使越南人民屈服，迫使越南人民接受它的蠻橫條件，讓它在越南南方保住新殖民主義制度。越南人民以

在南方的雷霆般的進攻和在北方的猛烈的仇恨炮火，有力地回答了美帝國主義的瘋狂的戰爭升級。

越南的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越南人民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越南人民不會容忍美帝國主義侵略越南的任何一片土地，不管是在南方還是在北方。美國必須停止侵略，停止推行戰爭“越南化”政策，停止對阮文紹好戰獨裁制度的支持，結束美國在越南南方的一切捲入，停止轟炸、襲擊、布雷封鎖和反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其他一切行動，徹底尊重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權利和越南南方人民的自決權，在巴黎進行認真的談判，並積極響應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的其中兩個關鍵問題得到進一步說明的七點解決辦法。



### 瑞典記者目擊 美機轟炸平民

斯德哥爾摩七月二十四日消息：一名駐越南的瑞典記者，星期一在瑞典《自由斯德哥爾摩報》上發表一封公開信。這封信是寫給那位曾經在上星期六上午九點半，轟炸南河省河流附近兩香村的殺師。

信中說：“當我告訴你，你投下的兩枚炸彈——這是一種包含着數千粒鋼質小珠，專用來殺傷人員的‘珠型炸彈’——並沒有浪費掉時，你一定感到非常滿意。你的炸彈炸死兩名在稻田中工作的婦女和擊傷另外兩人。這些婦女都是天主教徒，當我正要離開這個村莊時，教堂正在響着哀悼的鐘聲。

“軍事目標嗎？但在我的眼前，只是一個擁有三間教堂的村莊，以及許多在水田中勞作的村民。這裏沒有高射炮、沒有火箭、沒有鐵路、沒有油管、沒有卡車，什麼都沒有，只有房屋和農民。”

信上還說：“兩香村在過去五天來受到三次的轟炸，也許你想知道那些被你殺害的婦女的名字吧！她們當中有一位是五十三歲的潘詩梅，一位是廿歲的潘詩菊。”

這一封信，又一次揭發出美國強盜飛機在越南的罪行。

(按第五版)

以上兩個例子，不過是千千萬萬件貪污舞弊內幕的一點點。這些吃幾十數百元“咖啡錢”的，也都是小官員，他們不過是敲幾個“咖啡錢”賺點外塊而已。大官員貪污舞弊的內幕是很不容易被揭發出來的，他們一面高喊“反貪污；要廉潔”，一面却盜用公款，浪用公帑，營私舞弊，這才更是罪大惡極的。

在這個金錢統帥一切的社會里，想找一個清官尚且難如登天，如果藉其中一、二個所謂“廉潔典範”而目命為“清廉賢能政府”，不令人作嘔才怪呢！

## 抗議工人領袖被判入獄 英各業工人發動大罷工

倫敦七月二十五日消息：為了抗議國家工業法庭判處五名碼頭工人領袖入獄，英國近四萬名碼頭工人，自上週開始舉行罷工鬥爭。

據稱：該五名碼頭工人領袖，是因為不服從工業法庭關於停止在倫敦一座新建的箱運碼頭進行罷工糾察的命令而被判罪的。

抗議逮捕工人領袖和禁止罷工法令的罷工行動，已自碼頭蔓延至其它工業，數以萬計的礦業工人、印刷業工人、車廠工人、卡車司機

及其他工人也已展開鬥爭。

觀察家認為：禧斯的是項行動，可能激起英國全國各行業工人的憤慨，而演成一九二六年以來首次的全國各業總停工。

據西方通訊社報導：逼近的英國工業危機，已打擊到歐洲外匯市場之英鎊，英鎊對美元兌價已減去近一分，工潮同時使股市顯著低落。

另稱：法國主要工會號召碼頭工人與港口工人，拒絕上卸一切來往英國的貨物，以支持英國碼頭工人的鬥爭。

### 泰愛國軍民上半年戰績

北京七月二十二日消息：據“泰國人民之聲”電台七月二十日報導，在泰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泰國愛國軍民今年上半年在全國各地取得輝煌成果，給全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給美國——他傀儡集團以沉重的打擊。

報導說，據不完全統計，泰國愛國軍民在今年上半年總共消滅敵人兩千二百六十六名，擊落和擊傷敵人的各種類型飛機六十七架，擊毀包括履代式裝甲車在內的敵人各種軍車六十五輛，搗毀敵人的據點三十多處，並且繳獲大量武器和軍用物資。

報導指出，泰國各地愛國軍民取得的輝煌戰果，給敵人更加困難和恐慌。

### 美反戰羣衆決定 十一月舉行示威

洛杉磯七月二十三日消息：反戰活動羣衆週六在此間開會，投票通過於十一月十八日在數十個大城市街頭組織示威，以確保誰登上總統寶座均瞭解美國人民要結束戰爭。

大會發言人稱：“我們的示威將要求即刻從東南亞撤軍，我們將在阿蘭達、舊金山、洛杉磯、波士頓、底特律、紐約等城市展開示威。”

發言人又稱，我們的這項行動，目的在於提醒入主白宮者，美國人民是要立即結束印度支那戰爭的。

### 美青年鼓動軍人反戰

香港七月廿七日消息：有十多位美國反戰青年，向來香港度假的美軍人散發反戰小冊子，並要求他們積極參加反戰運動，所發的小冊子里還引述反戰軍人的話說：“這場戰爭發出惡臭”，我們為什麼要參加這一場我們不相信的戰爭，這不是我們的戰爭”。

這批青年在乘坐軍艦來香港休養和消遣的軍人最多最集中地活動。

### 澳煉油工人罷工廿六天

坎貝拉七月二十七日消息：澳洲煉油廠工人罷工進入第二十六天。昨晚有五家公司的煉油廠工人已取消罷工，但規殼標公司、美孚公司及無比油公司的煉油廠工人將繼續罷工，因為這三家公司是屬於一個拒絕談判的國際卡特爾（美國壟斷資本主義機構）的一部份。

由於煉油工人的這項鬥爭，嚴重地打擊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使其走狗麥克馬洪感到驚慌，他兇相畢露地高叫：“此項罷工是一千工會會員對整個和解及仲裁結構的挑战。此項罷工會使澳洲工業互解，造成失業。”



## 解放軍在邊境地區 英勇打擊敵人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七月十五日廣播】六月十六日，民族解放軍某部的一組同志，在霹靂泰國邊境勿洞地區，同一批敵軍遭遇，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同志們英勇頑強地進行戰鬥，取得了勝利。在這次遭遇戰中，我軍打傷敵人三個。

另外，馬泰反動派最近出動大批軍警，到吉蘭丹泰國陶公府邊境地區的鄉村和森林進行反人民的活動，我軍在廣大人民配合下，打擊來犯的敵人，並且利用地雷戰術，給敵人以應得的懲罰。

六月二十日，我軍迎頭痛擊進攻我軍根據地的敵軍，消滅了一批敵人。

六月底，馬泰反動派軍警的一支聯合巡邏隊，在搜索時，踩中我軍埋下的地雷，傷亡慘重。據初步消息：光是被炸重傷的敵人就七個。敵人挨炸後，拖着屍體和傷兵，狼狽逃走。

## 又一個新騙局

過去，李光耀一開口就預言“人民的生活水準會提高”，“國民平均收入會增加幾十倍”，可是事實却正好相反，預言快要全部變成謊言了。

但律師出身的李光耀，必竟是能言善辯的。他現在改口說，人民生活水準沒有普遍提高，是因為“人口吞噬了勞動果實”，想要過好日子，應當消滅人口，“絕育，絕育！”

他的嚶囉王邦文也幫腔說：“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過去十年間可觀的增加它們的國民生產，但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里，國民生產的增加，已大部份被人口的大量增加吞嚥掉。”好在現在有一個對付的方法

## 官爺下鄉必有目的

近幾個月來，行動黨集團的大小官老爺們，一個個都急匆匆地從冷氣房裏走出來。有的到鎮上去“關心”市民們的生活，有的到農村為村民幹“好事”。

它們為了討好民衆，因此，在一些比較偏僻的農村里，修一條道路，裝一裝路燈，開一開溝渠，建設三、兩個公共自來水喉，給農民有不“少”的方便。

今天這一小撮官老爺們這麼積極地競爭着幹“好事”，原來它們是各有千秋的，個個都在為着自己的錢途打如意算盤。

因為這一小撮官老爺們手中那張王牌現在已經滿期了；不能再使用了，而應該重新更換一張新的王牌，所以這一小撮狡猾和鬼計多端的牛皮官爺們，為了博取人民的同情，就必然要拼命地幹點“好事”給人們看，否則就會名落孫山，遺臭萬年了。

## 李光耀的心最毒

李光耀傀儡集團為了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日益加緊對人民進行法西斯統治，鎮壓人民、封閉團體、禁止進步刊物、槍殺群眾，無所不為。還把一大批反帝愛國志士，不經審訊地加以長期監禁；對於反帝愛國志士的家屬，也經常加以各種法西斯迫害。

最近，反帝愛國志士黃美貴同志、云昌定同志的母親，因患重疾，準備赴華求醫，但傀儡政權却拒絕發給出境准証。用這種手段，對付一個患病者，是企圖置人於死地。此輩心腸之惡毒，真是到了極點。

那就是“家庭計劃”，於是乎，趕緊來“家庭計劃”運動運動了。

李光耀的這個“家庭計劃”運動有兩個作用：第一，把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的責任，全咎罪於“人口的增多”；第二，騙騙大家再多忍耐幾年，等待幸福日子的到來，不要“輕舉妄動”。

但是，人民並不是傻瓜，以其勒緊腰帶空等，不如現在就動手爭取解放了。

在這個非常緊急的關頭時，才硬着頭皮，拖着耳朵去碰一碰群眾，和他們握握手，拍拍肩膀，以為就能緩和人民的憤懣情緒，真是妙想天開了。

它們的今天和已往相同，當需要人民的時候，才想到人民，才裝出一個大慈善家的模樣，不需要人民的時候，就露出狼牙齒，所以這一小撮好話說盡壞事幹絕的牛皮傢伙們，儘管它們怎樣偽裝都是掩蓋不了它們狼子尾巴！

（接第一版）

動集團政治宣傳機構，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今天行動黨反動集團的文棍特務在南洋大學里橫行霸道、無所不為，許多學生的言論和行動都受到文棍特務的監視，倘若不小心批評到行動黨的話，那麼不是被逮捕就是被開除，因此，造成整間大學充滿着白色恐怖，學生們在發表言論時都要格外小心，以免遭受被捕或被開除的危險。

今天南洋大學的進步刊物被封閉得一乾二淨，正義的言論被壓得無聲無息，而行動黨反動集團的反動言論却充滿整間大學，文棍特務搞的反動刊物却如雨後春筍，到處泛濫。不僅大學是這樣，甚至連中學也是如此，行動黨反動集團在各中學里也有它們的文棍特務，它們也是在監視着學生們的言行，隨時在向中學生下毒手，所以今天中學里也是充滿白色恐怖，許多學生被迫只好忍聲吞氣。但是這種忍耐是暫時的，就如一個活火山即將爆炸一樣，這一爆炸必將把行動黨反動集團和一切害人虫炸個稀巴爛！

新聞補正（本報第498期）

有關林福坤絕食事件縫業工友聯合會和洋人僱員聯合會發表聯合聲明，當時遺漏洋人僱員聯合會，特此補正，並向有關方面致歉！

携幼，向南逃難。  
→ 战火連天，這些越南南方的人民扶老



# 殘酷的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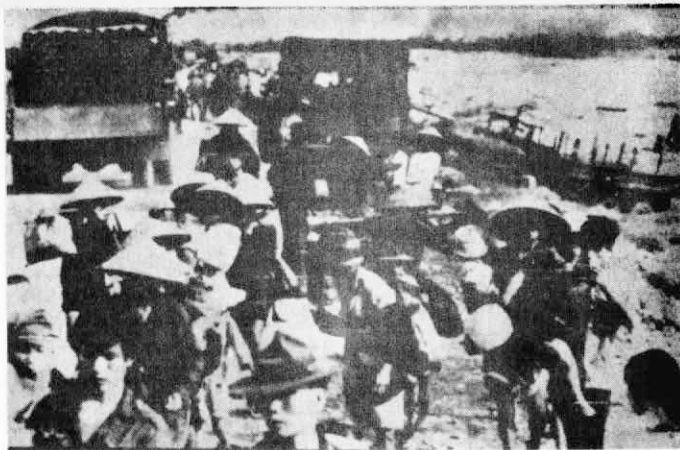


個受了傷的小孩只得在這里聽天由命了。  
爭，婦女、小孩死傷者不計其數，看！這  
← 美帝在越南進行着一場滅絕人性的戰

女抱着骨瘦如柴的小孩流落四方。  
→ 是窮兇極惡的美帝國主義使到這個婦



# 苦難的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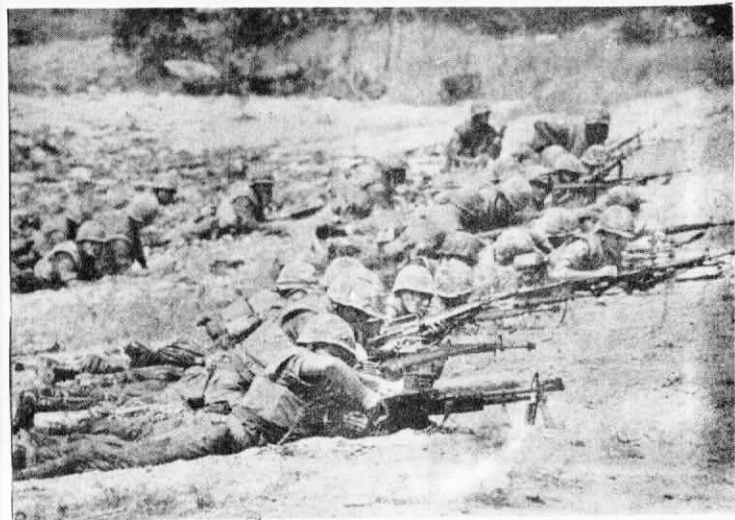
己的家。  
家破人亡，流離失所，不知道何處才是自  
← 美帝的侵略戰爭，使得多少越南人民

# 沖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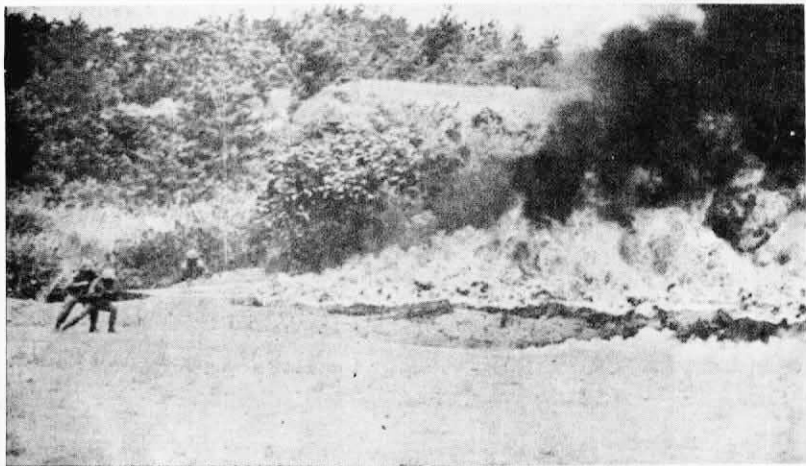
## 的美軍基地



之用。  
 事據點，這些戰壕即是訓練美軍侵略越南  
 佔沖繩合法化，是美帝侵略亞洲的重要軍  
 →「歸還沖繩協定」實際上是使美帝霸



← 這是美帝侵略軍在沖繩演習灘頭戰之  
 影。



器，以侵略越南。  
 → 在沖繩的美帝侵略軍也訓練使用噴火



空洞。  
 ← 這是設於沖繩美國人住宅區中心的防